



冒
死
记
录

1

DEADLY RECORD

张海帆 著

一切都那么真实，一切都那么匪夷所思……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冒死记录

1

DEADLY RECORD

张海帆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冒死记录 / 张海帆著 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8.3

ISBN 978-7-5594-1156-3

I . ①冒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39764 号

书 名 冒死记录

作 者 张海帆

出 品 人 柯久明 吴 铭

策 划 高瑞贤

校 对 雕龙文化

责任编辑 牟盛洁 李 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23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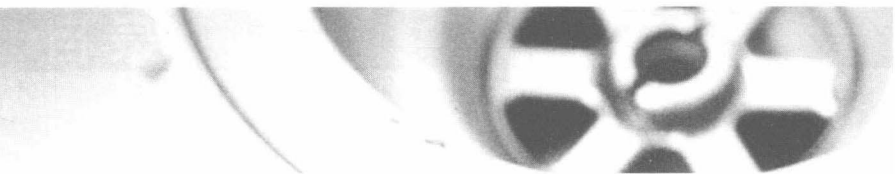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523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978-7-5594-1156-3

定 价 108.00 元 (全三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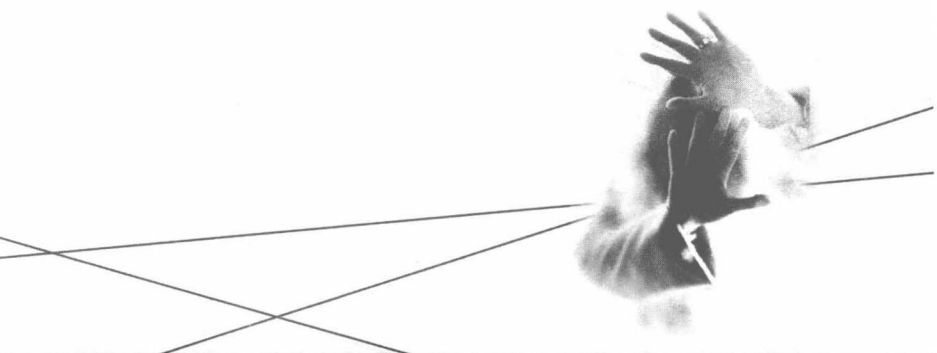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01 开端

我最近总有被监视的感觉，人越少的地方这种感觉越明显，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有人在盯着我。这种感觉持续了二十多天，以至于我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因为工作压力太大，又一个人住的关系，有些神经过敏？正想去看看医生，这种感觉却突然消失了。不过迎接我的却是两周的失眠，整个晚上脑袋里面都乱糟糟的，想这个想那个，唉，可能是最近项目的麻烦事闹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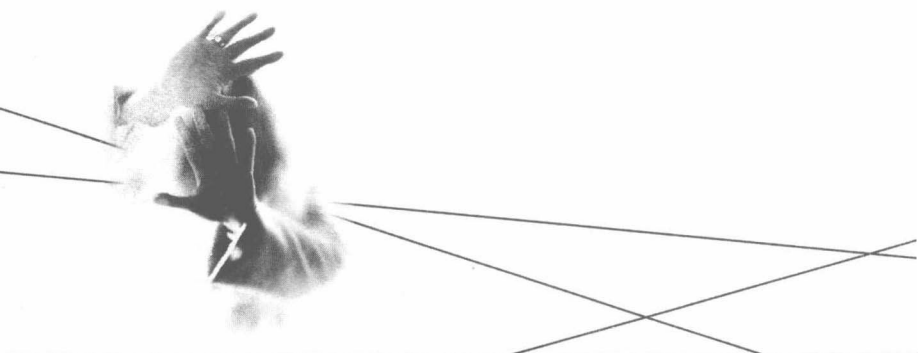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录

CONTENT

- 一 一个该死的项目和古怪的色斑 / 001
- 二 越来越神秘的晓云 / 015
- 三 越来越多的人失踪了 / 021
- 四 神通广大的一群人 / 029
- 五 我到底是谁? / 036
- 六 网络新闻和晓云回来了 / 042
- 七 半个火车站的人在抓一个穿内裤的 / 052
- 八 无法摆脱的巨大神秘组织 / 059
- 九 神勇的乡村警察大叔 / 067
- 十 我是一个乞丐 / 074
- 十一 两个乞丐的家 / 081
- 十二 A 医生出现了 / 090



目录 CONTENT

- 十三 杀人不眨眼 / 099
- 十四 公安局的连夜审讯 / 111
- 十五 刘队是好人 / 120
- 十六 犹如撕裂一般的心痛 / 128
- 十七 省里来的专案特派员 / 137
- 十八 我只是一个诱饵 / 150
- 十九 太岁的追击 / 162
- 二十 五个人中的一个 / 173
- 二十一 唇枪舌剑 / 189
- 二十二 深井有多深（一） / 201
- 二十三 深井有多深（二） / 209

一 一个该死的项目和古怪的色斑

.....

我最近总有被监视的感觉，人越少的地方这种感觉越明显，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有人在盯着我。这种感觉持续了二十多天，以至于我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因为工作压力太大，又一个人住的关系，有些神经过敏？正想去看看医生，这种感觉却突然消失了。不过迎接我的却是两周的失眠，整个晚上脑袋里面都乱糟糟的，想这个想那个，唉，可能是最近项目的麻烦事闹的。

我叫李胜利，三十岁，在一家私营的电子通信公司当项目主管，最近老板接了一个据说是超大型集团的通信系统工程，放了大话，

收了一笔很大的定金，结果我们这帮人就没日没夜地开会，然后开发。这个超大型集团只知道是一个国际型的大托拉斯机构，他们的人称呼自己的身份为“光芒国际的人”，其他一无所知。由于他们说这个项目涉及整个集团公司的安全保密工作，所以有些时候显得神经兮兮的，相处起来也相当的麻烦，除了项目以外，什么都不能问和回答。这个光芒国际我查过，好像并不存在叫这个名字的集团公司。不过我也没有在意，客户嘛，既然把项目和自己的身份搞得这么神秘，也没有什么好深究的。

有一天，他们的一个主管这个项目的总经理突然要和我这个项目主管吃个饭，而为此，那些穿着整齐制服的保安人员还给我做了一些复杂的体检，检查结果显示身体健康才让我有幸和这位总经理吃了一顿。那个总经理看起来五十多岁，很威武，但是很亲切，像我老爹一样和我拉家常，问我家的情况啊，我父母怎么样啊。项目倒没有怎么说，反正，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权力的人，也很不寻常，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强得太多了。这种人，如果不告诉我，我首先会认为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军人。

项目中期我开始闹的这些毛病，等项目快完成了，我失眠的症状也好了。工作闹的，我给自己的理由就是这个。

一天晚上九点多，我洗完澡在床上躺着看电视，就听见开门的声音，我马上翻滚着坐起来，仔细地听是不是我家的房门声音。我租的房子是一个半老不老的小区，流动人口多，发生过很多次入室盗窃的案子。

我下床站起来，确实，在开我家的门，不过那动作很熟练。我快步走到门口，门已经开了，露出一张俏丽的笑脸。我喊道：“晓云！怎么是你啊！也不通知我一下！”晓云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们一直两地分居，她也是个大忙人，天天飞来飞去的，公司在南州，做外贸公司的大客户经理。晓云把包放下，笑着抱着我，甜甜地说：“给你个惊喜嘛！”

很久不见，我们两个自然一番云雨。

睡到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我感觉晓云在轻轻地抓我的背，我支吾一声：“小馋猫，还没吃饱吗？”晓云手一下子收回来，打了我一下：“坏蛋，现在这么敏感啊！”我嘻嘻笑了下，转过身把晓云抱在怀里：“睡吧睡吧。”

又睡了一会儿，又感觉到晓云用手碰我的背，痒痒的。我也不管这么多，扭了扭身子，哼着：“好困啊。快睡嘛。”晓云也不说话了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我一觉睡到被晓云摇醒，她说上午还要去 CBD 办事，晚上再回来吃饭，叫我也早点起来吧。

我哼哼唧唧地起来了，到了公司。公司老板来得特别的早，见了我就哈哈地笑：“胜利来得很早啊。”我觑着脸笑着：“不早了，差十分钟九点。”老板说：“把东西放下，来会议室开会。”

会议室坐了几个那个集团的人，两个见过，两个没见过，见了我好像也很开心，说了一堆客气话和项目的屁话后，那两个没见过的人好像特别关心我的身体，问我身体怎么样啊，最近有没有生病

啊等。我肯定要说了为了完成领导们的任务，怎么敢生病啊，就是失眠。这些关心我身体的屁话持续了三十多分钟，几乎就是给我开了个身体健康检查会议。这帮人，有时候很古怪的。

晚上回家，和晓云吃了顿浪漫晚餐，又翻云覆雨了一番，这一夜睡得格外的香甜。

第二天晓云要走了，临行的时候嘱咐了我好几遍身体不舒服一定要给她打电话，说我这个人不知道病大病小的，别把身体闹垮了。我幸福得要命，狠狠吻了晓云几遍才放她走。

晚上在家里洗澡，我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，想到晓云晚上抓我背的事情，我不自然地自己抓了抓，除了摸到几个小疙瘩以外都好好的啊，擦完身体出来，又神经病一样找个镜子来看。我这个独自居住的男人，又是租的房子，没有大镜子，所以费了半天劲，才大概地看了一遍自己的背部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我想着：“如果长个大瘤子，我不知道几年以后才能发现。哈哈。”一想到这里，我又举起镜子，照自己的后背。大家知道看自己后背用一个小镜子是很难的事情，不过这次我却发现了一点不同，好像我的背部的正中央的脊柱上面有一个很淡很淡的蓝色的斑，这下子我来了兴趣，拼了命仔细地看，最后用数码相机拍了几张。

这个斑很奇怪！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怪的斑。

只有指甲盖大小，但是好像有些金属的颜色透出来，几张照片在数码相机上的显示，居然还有些不同的颜色发散出来。

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脑子里面首先想到的就是恶性肿瘤，有些医

学照片上一些恶性肿瘤也是花花绿绿的。我用手抓，往下按，模模糊糊有坚硬的感觉，使劲搓了搓，手上也没有颜色。心中有点怪怪的，不过也没有太当回事，不就是一个有点花的皮肤斑吗！

我这个人说是这么说，第二天晚上还是找来了我的哥们陈凯，让他帮我看看后背，陈凯还笑话我怎么发神经让人看后背啊。我骂他：“抽你啊，你看看我背心是不是有个蓝色的斑啊。”陈凯看了看，说：“真有一个！大瘰子吧！是不是哪个涂紫药水的女人挠了你啊？”我说：“少贫，你仔细看看。”陈凯趴在我背上又打量了一番，“咦”了一声：“猛一看啊，就是一色斑，再仔细看看，是有点古怪。蓝色的，好像不是皮肤上的，是肉里面透出来的蓝色，我把你的皮揪起来看，的确不是皮上的，是肉里面的。小子，你不会得艾滋了吧？”我骂道：“放屁，没事吧这？”陈凯拍了拍我的背：“应该没事，还有手上长金属的呢。你又不疼不痒的，能有多大事。”

我想想也是，就是一个蓝色的斑嘛，看医生可能也就是一个什么肌肉色素沉淀这样的搞不懂的医学用语。

所以这个事情，我就忘了。项目结束吃庆功宴的时候，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说恶心事，什么瘤子啊，青春痘女孩啊，让我又想起我这个斑。

回家一看，好像这个斑已经不是蓝色的了，而变成红色，而且总觉得比以前要大了一点。我这个人疑心病，想着还是给晓云打个电话吧。就拨通了晓云的手机：“晓云啊！”“坏蛋，想我了啊。”“那当然啊，亲一下，啧啧。”……说了一大堆腻人的话之后，我告诉晓云：

“我背上长了个东西。”

晓云猛地一大声：“什么？”

“我背上长了个东西！一个斑，以前是蓝色的现在是红色的！”

“斑？你怎么看到的？”

“就那么看到的，用镜子照出来的。”

“你神经病啊，拿镜子照后背干什么！”

我觉得晓云一下子好激动的口气，反应好激烈啊。我说：“就是偶尔看到的啦。是不是有问题？”

“什么样的斑啊？”

“嗯，蓝色的，很小，好像是肉里的颜色，不是皮上的。刚看了，好像变红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晓云长长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不会是瘤子吧？”我追问着。

“嗯……”晓云好像在严肃地思考，“哈哈，你这个傻帽，就是色斑啦！！看你这个德行！！变红了那是快好了，我以前膝盖上也有一个。”

“是吧！”我一下子就开心了。

“你还和谁说了啊？”晓云语气好像很沉重。

“陈凯来看看了。”

“他说啥？”

“这个猪能放什么屁啊，他说这是外星人种的遥控器，让我立即用刀子抠出来。”我当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搞搞笑而已！

“陈凯疯了啊！”晓云的口气很不对。

“哈哈，他就是个疯子嘛。”我还在胡扯着。

“没事，宝贝，别听这个小子胡说，听我的就是了。”

“哦，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啊，我好想你哦。”

“很快会回来的。”晓云笑着说。不过我总觉得笑得不是很自然。

又扯了几句，晓云好像有事，就匆匆地把电话挂了。这是比较奇怪的，从来都是必须我宝贝亲爱的爱死你了说个没完之后，她才会挂电话的。我想，陈凯这小子晓云一直不是很喜欢，我说错了话了应该。不过，管他呢。

日子如同往常，平静地过着。一天吃中饭的时候，接到了陈凯的电话：“兄弟……呼呼……”我说：“慢点慢点。狗追你呢！”“兄弟，你想想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”“没有啊。”“老有人跟踪我。”“哦？”“不说了，来了……”

陈凯这个电话就莫名其妙地挂断了。我想了想我和谁有仇啊，扒了两口饭，拿起电话打过去，结果是打不出去，一拨就如同没有信号一样。我又打了几次，还是拨不出去。我给我公司总机打了一下，也是拨不出去，我骂道：“不是吧，什么烂手机。”

我回到公司座位上，用座机给陈凯打电话，一拨完号码，马上就断掉，连续好几次都是这样。我骂道：“见了鬼了。”找同事拿他们的手机打，也是拨不出去。打陈凯他家就OK了，我问阿姨：“陈凯回家了吗？”阿姨说：“从来没有回家过呀。胜利吧，你有空和这个野小子说说，有空回家看看。”“好的，阿姨，我见到他一定

帮你教训他。”

到了第三天晚上，我家有人急促地敲门，开门一看是陈凯他妹陈英，哭得像个泪人一样，见了我就喊：“我哥他要死了！车祸！”“什么！！你怎么才来！！”“打你电话打不通啦！”我心口一阵疼痛，说：“别说了，你哥现在在哪里？”“北三医院呢。”

我拉着陈英就打车向北三医院飞奔。病房中已经一屋子人了，陈凯的女朋友、他爸妈、他舅舅叔叔等。我正要扑上去看他，旁边俩警察把我拉住了，问：“你就是胜利？”“是啊是啊，让我过去先看看他。”“看看行，你和陈凯什么关系？”“哥们啊，从小到大啊！”

陈凯他妈这时候过来，和警察哭着说：“别为难这孩子，他俩打小就认识。你们先让他来看看吧。”警察“哦”了一声，让开了。

我过去一看，眼泪立即就直流。平时挺帅的陈凯，半边脸都快被撞没了，整个脸血肉模糊，盖着的被子几乎被血浸透了。我玩命地哭着，叫着陈凯的名字。只看到陈凯用剩下的一只眼睛看了我一眼，眼睛里似乎要说什么，又闪出一道害怕的眼神，身子抽动了两下，手似乎要抬起来，喉咙里咕噜咕噜响，看着我，似乎要说的是一个“怕”字。

陈凯死了，我被警察带去派出所，才了解了全部。陈凯中午的时候被发现躺在一个建筑工地旁的公路上，建筑工人报的警，经查明是被较大型的汽车猛烈地撞击和碾压过。陈凯身边的手机上有电话，警察在送陈凯去医院的路上通知了陈凯的家人。在救护车上，

陈凯挣扎着用手写了“胜利”两个字，所以我才会被带到派出所，因为我是第一作案嫌疑人。陈凯经过抢救，居然依靠顽强的生命力等到我的到来，要不然早就死了。

经过多方证实，的确没有作案嫌疑，我才从派出所出来。一路上都是陈凯的那个眼神，以及咕噜咕噜好像想说话的样子。他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？他要说什么，怕？他要说他怕死？不会，这个时候不应该说自己怕。这个类似的音在我脑海里回旋着，突然一个字迸了出来：“跑”！

“跑”，陈凯应该是让我逃跑的意思。我为什么要跑，我为什么要跑，我凭什么要跑？我在脑袋里面问了自己无数遍是不是让我“跑”，但是那眼神，那表情，不是要说“跑”字是要说什么呢？

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慌，看着最亲爱的朋友死去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中，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中。我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一个老实本分的人，小学打过架，还输了，大学偷过一次香瓜，再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我接触的人都是平平凡凡的。

只有……只有那个集团的总经理！只有他，是我一生接触过的唯一和我生活中的人格不入的人。那么高高在上，有权力。总经理！什么总经理？到底那个集团是干什么的？我只是一个项目主管，我没有权利和资格来问任何一个客户你们是做什么的，唯一知道的，就是我的老板！！

我拿出我的手机，发疯了一样寻找我老板的电话。手机掉了两

次，终于找到了，我按下拨出键，拨不出去。继续按，还是拨不出去。我拨打我同事的电话，通了，他接起来就问我：“胜利你没事吧，刚才我们好多人都接通了警察的电话，问你今天上午和中午的情况。”我说：“没事。大牛，你知道我上周做的那个项目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吗？”“不知道，尽管我是管理合同的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是什么集团公司的，没有合同。你没事吧！”

我没有说话，挂了电话。我知道一件事情，除了老板以外，我们全公司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些人是属于哪个集团公司的，我们只知道他们是找我们做一个通信系统，从项目来看只是很平常的一套内部信息处理系统，是处理通信信号文件的，他们的确完整地支付了所有费用。其他的，我们都不知道。

我的大脑一片混乱，除了自己的工资、朋友、媒体报道的狗屁事情和国家领导人，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我身边陌生人的身份，不知道我的客户的身份，不知道在陈凯死亡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我就这样像傻了一样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夜晚的街道上走着，只有出租车偶尔放慢了速度看我是否要搭车。我像是一个被隔绝和孤立的人，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和我无关。

直到手机又一次响起。

是晓云。

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“亲爱的”三个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无力地按下接听的按钮，晓云？我脑袋里古怪地出现了一个想法，

晓云杀了陈凯吗？这是个不能继续想下去的问题。

“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”晓云的声音非常的关切。

刚才的一切怀疑烟消云散了，听到晓云的声音我感觉到又激动又难过。“晓云，陈凯死了。车祸，撞得不成人形。”

“……大牛九点多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说你被警察抓走了，不知道出什么事情了！”晓云沉默了一下才接着说。

“就是陈凯车祸的事情，陈凯写了‘胜利’两个字。所以……”

“乖乖，别难过了。你的声音听起来好低落，你千万不要做什么傻事。”

“不会的。我只是很难过。我觉得我好像一个人生活在燕北。”

“宝贝，我会尽快来燕北看你的。你要振作，忘了这一切，生活还要继续。”

“我会的。晓云，你要知道，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很迷茫，很疑惑。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你还有我，宝贝，乖乖，振作点。”

“嗯……从做了那个集团的项目后，我一直觉得生活有些问题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了。”

“振作，振作，宝贝。”

“好的。我没事了，谢谢你给我打来电话，我好多了。”

“你身体还好吧……”

“还好。”说完这句，我突然打了一个冷战！又是我的身体怎么样！！我的身体怎么突然间变成了大家这么关注的东西？做体检，